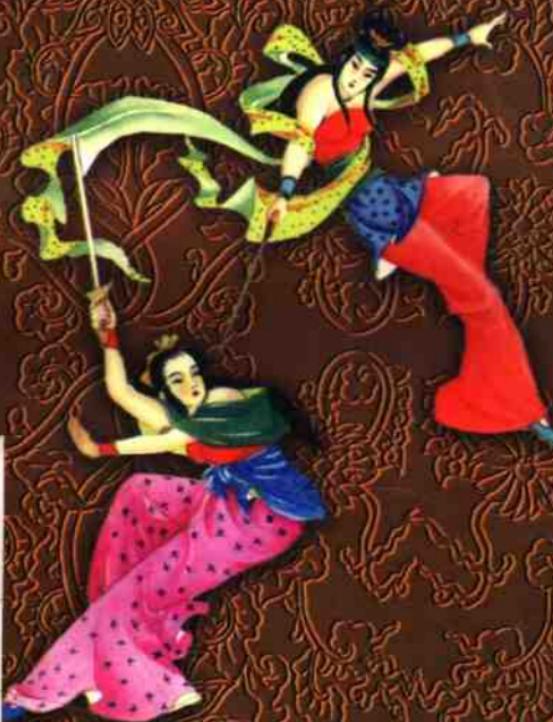


额斗作品集

# 鸡年大会师

中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东52A-6

颜斗作品集之(16)

(中)

鸡年大会师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新登字078号  
责任编辑:吴仁

颜斗作品集(6)  
**鸡年大会师**  
颜斗著

---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新华书店发行  
787×1092      1/32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4 印张      580 千字  
1998年10月第一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ISBNT-80506-564-X/I·164           定价: 28.8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一代大侠，却为欺名盗世之徒，玩权弄术，江湖中云谲波诡，两性阴阳，做尽世间恨事，靓女俊男，即刻遭殃，少年人浑身是胆，于千钧一发之刻力挽狂澜，痴心女，绝情汉，道不清情仇恩怨怨，说不尽正邪是非非，曲终人散，余音还绕梁。

## 目 录

第七章 仗义解困佳人杳	219
第八章 情牵缠绕多烦恼	264
第九章 恩怨情仇多纠葛	299
第十章 嵘山探妻徒奈何	334
第十一章 细述往事情凄凄	370
第十二章 面具遭揭现狰狞	404

## 第七章 仗义解困佳人杳

荒凉的山崖，荒凉的山道，四周没有一丝绿色，甚至是连一根枯黄的枯草，也难寻着。

褐色的山石经风化，阳光照在上面，弥漫着褐色的雾气，偶尔有两声秃鹰的干叫，显出这里尚有一点荒凉而恐怖的气息。

得得得……

一匹马疾奔狂驰，似旋风闪电般。

“啸……”快马一声长嘶，声音凄厉而痛楚。

马上的人夹马肚，立起身体，然后用手勒紧马僵。

突然，马失前蹄，一个越趄，栽倒在地。

马上的人纵身一跳，弹离马身，然后在空中一个弧线形的腾翻，落至一块光石之上。

石很快碎裂，因为它已风化。

马上的人抢身进到马旁。

马吐白沫，在痛苦地抽搐着。

那人一瓣马嘴，牙根乌黑，显然是中了剧毒。

那人的目光开始仔细在马身上搜寻。

这马是如何中的毒呢？那人皱紧了双眉，苦思不解。

随着一阵风声，一个白衣青年已到了马前：“诸葛公子何必再找。”那人说着，已从马头上取出一根细细的银针。

诸葛公子惊起，道：“我与你鬼穴手素无怨仇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”

鬼穴手道：“你弄到少林密本心法，准备如何处置？”

诸葛公子道：“我是少林俗家弟子，当然要将密本送回少林。”

鬼穴手道：“你能送得到吗？”

“不能！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，为何不把它交给我，也求保你一条性命。”

“我性命何足惜，只是我有一口气，也要向少林多赶一步”

“你不怕死？”

“我会让你同我一道死。”

鬼穴手一惊，但很快又笑道：“我武功虽不及你，但我不会与你拼命，我也不值得和一个快要死的人拼命。”

他说着，身子一飘，就想离去。

诸葛公子知道追不上他，所以并不拦截。

然而，鬼穴手却未走，一把飞鹤长剑已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鬼穴手惊道。

“在下宇文飘绵，实在看不过去，想管点闲事！”

“就凭你？”鬼穴手说着，冷笑一声，梅花毒针一扬，已有三枚银针射向宇文飘绵三处要害穴。

银针飞得极快，而且又细又小，很难看清。

针上带着剧毒，并且是打向要穴，若被射中，死马便为前例。

宇文飘绵不敢出剑拦截，只能飞至空中。

这正中了鬼穴手的下怀，他轻功上乘，指法迅疾，在空中交战，正是他的拿手好戏。

鬼穴手飘上飘下拂，闪跳腾挪，不断用双指点向宇文飘绵的大穴。

宇文飘绵虽学得飞鹤剑，身轻如鹤，灵便轻松，而

## 鸡年大会师

且剑法老辣，但他毕竟未练过轻功。空中久战，已渐渐气虚。

很快的，宇文飘绵已被战落于地。

再等他拉开架式，准备应战时，鬼穴手早就没了踪迹。

站在一边的诸葛公子观战不语，见二人战罢，鬼穴手已去，才走到宇文飘绵的面前。

宇文飘绵感到很奇怪，这人也未免过于失礼，我来救他，他却只是站在一边看着，而且事后也不谢上一声。

宇文飘绵从一块巨石后牵出自己的马，正欲离去，诸葛公子已挡住去路。

“你这是何意？”宇文飘绵不解。

诸葛公子笑道：“我有话说！”

“我不愿听。”宇文飘绵说完，转身就要上马。

诸葛公子已坐在马上，正冲着他微笑。

宇文飘绵没有想到，诸葛公子身手竟会如此矫健迅速，转眼间便越身上马，功夫正宗，实在难得。

诸葛公子笑道：“像宇文兄的武功，也敢打抱不平，佩服、佩服。”

诸葛公子的话也分不清是嘲弄，还是赞誉，但宇文

飘绵的脸上，已羞得通红，不得不低下头。

许久，宇文飘绵才抬起头，对诸葛公子道：“刚才诸葛兄说有话要讲不知是何话？”

诸葛公子装着思考的样子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我刚才要讲的话早已忘了。”

宇文飘绵道：“那请公子下马，我有要事要办！”

诸葛公子道：“宇文兄又为何不能顺带一程？”

宇文飘绵无奈，也只好翻身上马。

二人驱向前，很快走出山谷。

诸葛公子道：“我肚子饿了，宇文公子能否陪我一道咱喝点东西？”

宇文飘绵心里不快，道：“我还有可要办，你自己吃吧。”

诸葛公子笑道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再急的事，也不能饿着肚子去办。”说完，已翻身下马，从宇文飘绵手中接过马僵。

马被牵至后院，宇文飘绵被硬拉着进酒店。

店里只有一张空桌，像是为他们准备的，诸葛公子和宇文飘绵在桌前坐下。

“店小二，给我上一桌最好的酒席。”诸葛公子说着，一包银子已飞进店小二的怀里。

## 鸡年大会师

店小二掂份量，不觉大喜过望，大声吆喝道：“一桌好的酒席，请二位字官稍等，马上就到。”吆喝完便急冲冲地跑进后堂。

宇文飘绵不觉惊道：“就我们两人？”

诸葛公子不语，只是笑了笑。

很快的，酒菜上桌，四座皆惊。有人低声议论道：“闹什么，还不是故意摆阔。”

宇文飘绵不动杯筷不满地道：

“你过了今天，难道就不过了吗？”

诸葛公子给宇文飘绵斟满一杯酒，然后自斟自饮道：

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只怕明白无命明日时了。”

宇文飘绵惊道：

“诸葛兄何以如此消沉？”

诸葛公子又喝了一杯酒道：

“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看样子我最多也活不过三日。”

宇文飘绵放下杯筷，怔然道：

“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诸葛公子道：

“现在好好的，三日内也未必不会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已中了剧毒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我中了鬼穴手的梅花毒针。”

“怎么会没有中毒的迹象?”

“鬼穴手会五种打法，配六种剧毒，我中的是其中一种。”

“那一种?”

“三日亡。”

“他为何对你用这种毒针?”

“因为他想以此要挟我，让我交出少林寺心法秘本。”

“这种毒无法解吗?”

“只有两处有。”

“那两处?”

“少林寺和鬼穴手那里。”

“你为何不去找解药?”

“我捉不住鬼穴手，他的轻功太好。”

“那你为何不去少林寺?”

“三日内根本就赶不到少林寺!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

“等死!”

宇文飘绵看到诸葛公子临死仍如此洒脱，不觉生出几分敬意，也生出几分怜惜。

过了好一会，诸葛公子问宇文飘绵道：

“不知宇文兄何事到此？”

宇文飘绵道：

“找我的仇人！”

“你的仇人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那你如何找法？”

“先找‘玉面虎’李靖。”

“他就是知道，也不会告诉你的。”

“那我就杀了他。”

“你的武功在他之下，你根本就杀不了他，他和追风双杀打得火热，连我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先杀了玉面虎，因为他本就该杀，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去做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你再帮我做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把少林寺武功秘本送回少林。”

“那我的仇怎么办？”

“你报仇前必须干另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把武功练好，因为像玉面虎，追风双杀，老魔刘熊等恶人杀手，你根本就对付不了，还谈什么复仇？”

“我已练了这许多年，要赶上他们，只怕要练到死。”

“这也未必，你武功长进小，是因为你未得武功真传。”

“你认为如何才能练好上乘武功？”

“出家为僧！”

“出家为僧！”

“对！上少林寺，只有这样，十年后你才可能报得了仇！”

“少林会收我吗？”

“你只要把这本必法送到少林，向济源大师说明我的事，他们一定会收下你的。”

寂然大师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他看着宇文昆，然后又道：

“后来他拿走了我的飞鹤长剑，说要作为死后的纪念，没想到……”

宇文昆望着父亲，寂然叹声道：

“他是个守信用的人，因为他不能对另一个守信用人的不讲信用，所以他去找了玉面虎，三天赶不到少林，却正好赶到飞龙寨，可是三天后正好是他毒发之日，所以他被玉面虎所杀，他为了日后复仇方便，所以称他自己是宇文飘绵。”

二人同声哀叹。

寂然站起来，望了望门外。

门外悟空、悟圆还在值着夜。

寂然道：

“你快走吧，天色已不早了，再不走就要天亮了。”

宇文昆道：

“你呢？”

寂然道：

“我怎么可以去，我现在已剃发为僧，是少林寺的人，宇文飘绵已经真的死了，我是寂然。”

宇文昆道：

“你不走，我也不能走，我不能走得不明不白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小施主果然光明磊落，明天神剑李和另几位掌门就要来少林共论，相信小施主一定会洗冤屈，重返武林。”随着话声，济源住持和另几

位大师已进了监押室。

寂然连忙站起身道：

“有劳住持和各位大师！”

众人大笑，笑声充满了对明日成功的坚信。

东方泛白，天已快亮。

楚谢月坐在客房的床边，从她那稍带倦意的眸中可以看出，她这一夜绝未睡好。

她又怎么能睡好？

楚谢月本想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救出宇文昆，也装着宇文昆的模样，故意让少林寺的和尚看见。

事情的发展往往总不因人们的善良意识为转移，楚谢月做梦也未想到，她精心策划的方案非但落空，而且弄巧成拙，差点害了宇文昆。

青年人为了爱最会干糊涂事。

楚谢月为了什么呢？

她的心里难以平静，如遇不测，就是拼死，也要将宇文昆救出来，她把牙咬得“哎！哎！”直响。

客房的门被推开，金色的蝙蝠随着开门声，飘了进来。

“师父！”楚谢月想说什么，喉咙里却已被东西梗住。

“哇……”楚谢月站起来，一头扑进金色蝙蝠的怀里，放声痛哭，哭声中有说不尽的委屈，和对宇文昆不尽的担忧。

金色蝙蝠拢了拢怀里的爱徒，轻轻拍了拍楚谢月柔润的双肩，然后安慰道：

“你的心事，师父理解，师父也有过年轻的时候，宇文昆不会出事的！”

楚谢月慢慢停住哭，然后望着金色蝙蝠道：

“他们今天的谈判能成功吗？”

“会的，听几位掌门说，寺里的语气已温和了许多，他们也似乎相信宇文昆不会杀人，只是没有证据。”

“没有办法找到证据吗？”

“听太极门大弟子陈新村说，可以从死者悟心的伤口上下功夫，因为他在临死时对悟能说了凶手的招式。”

“悟心的尸体已成了灰。”

“但悟能还活着，只要他说出招式，那就必有文章可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宇文昆的一杖剑密法，除了少林几位长老知晓外，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。”

“那又怎么知道是他人所为？”